

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SN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罗大冈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罗大冈散文选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杜
玲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罗大冈散文选/杜玲编.—3 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64—7

I. 罗... II. 杜...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344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7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3.00 元

序 言

杜 玲

罗大冈首先是作为一位精通法国语言文学的学者而蜚声文坛的。他对罗曼·罗兰的经典性研究,以及以《母与子》、《波斯人信札》等为代表的诸多译作,以严谨而准确的风格享誉一时,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独具风格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清新自然、朴质深情,有特殊的艺术魅力。他还是一位颇不寻常的诗人,能同时用法文和汉语进行诗歌创作,著有诗集《无弦琴》和在法国出版的法文诗集《玫瑰花与破花罐》。这三种不同的身份代表着三种迥然不同的写作方式与思维方式,也意味着三种互为参照

的人生状态。这使罗大冈的散文创作呈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既有严谨精到的分析与判断，又有细腻委婉的情致与韵律，在深挚的抒情中不乏冷静的机趣，在质朴的叙述中时见飞扬的情思，成为一个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特例。

罗大冈原名罗大刚，1909年5月2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长塘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上是诗书传家的官宦人家，又经营着若干晒盐场，然而到祖父手上，由于祖父自小因故跛脚，情性乖张，既不读书事举，又不治产业，专好《易经》，自号“逸仙”，终于导致家道中落，日渐困顿。父亲很小年纪便中了秀才，却被维新运动“废科举”的举措打断了科举晋身的梦想。当时家乡的文人在科举取消后往往有两种选择：或学幕，即做有名的“绍兴师爷”；或留洋，即东渡日本求学。父亲筹钱东渡，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生物5年，回国后在绍兴、杭州一带的中学任教。虽然罗大冈是这个没落家庭的“长房长

孙”，但是由于父亲的落魄以及随之而来的暴躁易怒、专制压抑，罗大冈的童年并不快乐，经常处于害怕父亲动辄打骂的恐惧之中。然而祖母的慈祥宁静，母亲的温柔慈爱，加上故乡明丽的青山绿水，还是给了他有力的庇护与足够的温暖，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敏感率直的性格。

初中毕业后罗大冈曾被迫辍学，到一家店铺去当学徒。然而店铺生活的沉闷单调与他爱好文学与自然的天性很不相宜，不久便大病一场。后来他经过努力自学，终于争取继续学业，考上了杭州一中高中部，次年又考上了上海震旦大学的法语特别班。说起来，罗大冈与法文以及法国文学的渊缘就产生在这个时候。一次他偶然听到人家朗读法文，那优美典雅而铿锵宛转的音调使年轻的罗大冈如醉如痴，自此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种美丽的语言，并且下定决心学习并掌握它，有朝一日能直接阅读用如此优雅的语言写成的文学名著。正是因为对法文的喜爱与迷恋，1929年罗大冈只身到北平（北京）入私立中法大学，专修法国文学。在这里，罗大冈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同学齐香女士。1933年，罗大冈与齐香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并同时获中法大学公费留学资格，得到了赴法国留学的机会。

1934年罗大冈入法国里昂大学文哲系，专门修习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1937年获里昂大学文学硕士文凭，同年入巴黎大学，准备博士论文。1939年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法国读书期间，罗大冈不但接受了扎实深厚的法文训练，而且奠定了较为系统的法国文学、美学、比较文学的功底，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生涯做了良好的铺垫与准备；同时，法国自然风光的万种风情，巴黎古都浪漫诗意的艺术气氛，也在罗大冈的心中蕴育了浓郁的诗情。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前法国文坛的特殊氛围自然也深深地触及了罗大冈敏感的心灵，使他于攻读之外常常思绪万千；战前法国的诗坛可谓色彩纷呈，充满了一种异样的战斗的精神，罗大冈有时在诗人荒凉的墓园中徘徊沉思，有时又广交诗人朋友，广泛涉猎各家各派的最新作品。所有这些体验汇聚成一种强烈的精神冲击力，震撼了一个年轻学子敏锐善感的心灵，也影响到以后他漫长的研究与创作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断了罗大冈和新婚妻子齐香女士的回国行程。齐香女士出身名门，父亲是京剧界颇有影响、尤其与梅派有密切联系的齐如山先生。她从在中法大学开始就一直是罗大冈的同学，后来又一起赴法留学，可谓志同道合。在那些动荡战乱的年月里，两人相濡以沫，先滞留在法国，后罗大冈只身赴瑞士中国使馆供职4年。

1947年4月，在欧洲学习、居留了达14年之久的罗大冈夫妇终于返回了阔别多年的祖国。罗大冈起初在南开大学外文系执教，1951年调至清华大学外文系，1952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之后，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西语系教授。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任该所研究员至今。

罗大冈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与评介工作，对罗曼·罗兰有深入的研究，对法国现代诗歌与诗人的译介工作有很大贡献。翻译过《艾吕雅诗钞》、《阿拉贡诗文钞》、《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著）、《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以及罗曼·罗兰

的长篇巨著《母与子》。著有《论罗曼·罗兰》，散文集《淡淡一笔》，诗集《无弦琴》。罗大冈还有法文写作、翻译的著述、诗集多种。鉴于罗大冈对中法文学、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法国巴黎大学于1983年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

二

罗大冈的散文文字朴质自然，风格清新流畅，笔端常饱含深情，又有人到老年所特有的睿智与率直，有十分鲜明的个性色彩。考察罗大冈散文写作的特点，我们必须联系到他作为一个毕生从事翻译评介外国文学的学者这一特殊的创作背景，同时也应该兼及他作为一个有良好的诗歌素质与经验的诗人所特有的敏锐直观的思维方式。

首先，罗大冈的散文重点在写实，同时以抒情见长。行文流畅舒展，流露出抒情诗般幽远典雅、细腻优美的特殊韵味，仿佛是人生图景中“淡淡一笔”，虽没有浓墨重彩的恢宏奇丽，却自有恬淡的意境与微妙的情趣。这“淡淡一笔”记录的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知识分子特有的人生体验，抒

写的是他率直而深挚的感情轨迹。我们从这些抒情的篇什中，既可以看到“永远碧澄的春天”给心灵带来的喜悦与净化，也可以感受到“把窗子开向天空”所表达出的欣喜与惊讶，诗人的心永远都会是年轻的，罗大冈的抒情散文表现的就是这样一颗永远年轻的诗心。同时，我们既可以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石匠的生活态度中升华对于人生意义的哲学追问，又可以在一株纤弱的“苦杏树的最后一个春天”与微小得几乎让人遗忘的“粉蝶”短促的生命中体会对于生命的强烈眷恋，学者的大脑是一直都在思索的，罗大冈的散文记载的就是思索的过程。尤其是那些 80 年代以后的作品，其中多有追忆童年生活与求学历程、怀恋亲朋好友与故乡山水的文字，更是流露出返朴归真的朴素而深刻的感情，充满了淡淡的思念与忧伤，显示出温暖而通达的人情味。罗大冈生于人文荟萃的绍兴，长于“人间天堂”的杭州，山明水秀的故乡风光无比清晰、无比深刻地印在他的心中，现于他的笔下。他十分钟爱温婉秀丽、端凝妩媚的西湖风光，把西湖比作“母亲”，把自己比作“西湖之子”：

作为“西湖之子”，我的印象是“母亲”之美在于她的全貌，而不是在某一处，某一“景”。碧清的湖水，深绿的山色，苗条的塔影等等，组成难以言状的和谐与静穆。这是一种心灵之美，而不是姿色之艳丽。我每次面对西湖全貌静坐（甚至静卧）几小时，心中感到难言的幸福。这是我一生少有的终生难忘的时刻。^①

西湖的湖光山色、万顷碧波是如此地令人向往不已、思慕不已，以至于面对西湖就会产生出一种“难言的幸福”之感，这样一种如醉如痴、宛若赤子的境界，也许只有一个特别敏感、特别多情的诗人的心灵才能体会得到、表达得出。另一个方面，罗大冈散文所抒发的情感又是经过人生历练之后有所收束、有所积淀的，因此既有春天初到的新鲜又有含蓄凝练的深厚。在一篇颇受好评的《赤足少女》中，作者写了在一个恍惚的梦境中一

^① 罗大冈《西湖之子》。

个像春天一样的赤足少女带来的喜悦与震撼，文章的开头就十分醒目别致：

我在梦中看见冬天拖着它的尾巴渐渐远去，仿佛一条蜥蜴在阳光下慢慢爬行。春天快回来了，我感到欢欣。在梦中我忘记了北京的冬季到每年12月底还远远没有走完它的全程，严寒还没有达到顶点。在梦中我忘记自己是老人。几乎和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样，我焦盼春天回来。我忘记一年只有一个春季，忘记北京的春季姗姗来迟。^①

首句把冬天的离去比作“一条蜥蜴在阳光下慢慢爬行”，而且是“拖着尾巴”，这样一个大胆而奇特的比喻一见之下就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它是那么奇幻而贴切，显得异样而逼真，堪称警句。其后数句，充满对春天的向往和对生命的留恋，长长短短、参差不齐的几个句子，在零散中有从语气到内容的整齐与工致，分明是诗的情绪，

① 罗大冈《赤足少女》。

却又是散文的节奏与韵味，看似落笔无意，实际却是精心构建。

罗大冈散文的这种抒情品质，当然与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作为一个诗人特有的理解角度与表述方式密不可分，同时，也基于他对“散文”这一文体的阐释与态度。关于散文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也有人持一种较宽泛的意见，认为骈、散相对，除小说戏曲诗歌以外所有的文章都是散文。罗大冈对所谓“散文”坚持一种较为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并不是那些不押韵的、不是诗的文章都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散文。所谓散文，应该是一种“艺术之文”，以情调为主，以艺术为主，因此散文得是抒情的，是为了打动人的感情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这样一种较为严格的标准除了从形式上以外还从内容上对散文的范畴进行了规范与界定。罗大冈基于这种定义，认为散文必须得写得美，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除了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身体力行这个主张，他还在《散文与散步》这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对散文艺术的见解。罗大冈认为，散文的妙用，全在于一个“散”字。这个“散”并不是指散乱无章，而

是一种写作态度的从容与自得，是散步而不是走路。散步需要的是悠闲的心态与从容的态度，需要的是观察的细微与表达的含蓄，所以，散文也是“以富于情趣为上品”，以“小巧玲珑”别具一格为“本色”，以“闲散”从容为写作的必需条件。他认为：

一般地说，散文以抒情为主，但也可以说理，可以叙事。可是散文与理论文及叙事文均有区别。散文说理，必须寓理于情趣之中。散文叙事，必须有特殊的韵味，娓娓动听，使人如嚼橄榄，愈嚼愈清香甘美，回味无穷。^①

正是因为对散文“抒情”的要求，对“情趣”的重视，罗大冈的散文创作一字一句总关情，以“情”动人，以“情”见长。这个“情”因为表达的节制与含蓄更显得意味深长、淋漓尽致。对散文抒情色彩的要求也使罗大冈的诗人气质有了更广阔的表现领域、更深厚的表现底蕴。他认为，尽管散文与诗歌有很大的形式与技巧的文体区别，不能

① 罗大冈《散文与散步》。

混为一谈，但是，“散文具有文的外形，却潜藏着诗的旋律”，并且这种内在的诗的旋律正是“散文的灵魂”所在，“散文的魅力，散文吸引读者、陶醉读者的诀窍主要在此”，在于这种潜藏着的、“诗的旋律”。潜藏的“诗的旋律”不仅表现在上文所引的《赤足少女》一文首句那个关于冬天的妙喻上，也表现在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关于故乡之思的文字上：

我爱我的故乡，这种感情也是绝对的。故乡是我父母与祖先生长的地方。故乡的一杯水，一撮土，都是我生命根源之所寄托。我在故乡只生活了六年。后来离乡外出，间或回乡一次。也只住三天五天。故乡成了我的逆旅，我成了故乡的过客。但是地球上任何地点，即使我在那里留住五六十年，我对它的感情决不如我只生活过五六年的故乡感情深厚。故乡，你是我的母亲，你在我的感情深处和母亲一样绝对。绝对的爱。^①

^① 罗大冈《赤足少女》。

故乡之思、家园之爱是一种人人都有过的感情。在纷繁的现代生活之中，故乡也许是人类永恒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也许故乡只是我们想象中的精神家园，也许我们只能是故乡一名匆匆的过客。而罗大冈在这淡淡的一段乡愁中表达了节制而简约的深刻感受，潜在的“诗的旋律”使寥寥几句产生了回环宛转、荡气回肠的效果，虽是“哀而不伤”，却又坚定绝对，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其次，学者的深刻与独到也使罗大冈的散文有相当强的理论思辩色彩，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从较深邃、较独特的角度进行剖析与生发。这肯定与他长期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与评论有密切的必然联系。罗大冈的许多散文，如《告别象牙之塔》、《流浪人的枕边书》、《墓园微风》、《译诗难》等，都于抒情之中显示出某些学术思考的痕迹，或是基于一些学术研究而得到的体验和感想，或是援引中外古今，旁征博引，增加文章的深度与说服力。《流浪人的枕边书》这个颇有浪漫诗意的题目下写的是一个悲惨恹惶的故事，“枕边书”是法语的汉译。作者记述了30年代二

战期间侨居法国时看到一个漂泊异国、贫穷无助的中国青田商人以一本抄在帐本后的唐诗抄本作为“枕边书”来安慰乡思的遭遇。唐诗抄本在这里起到了像一袋乡土、一件信物一样的象征作用，成了异国流浪人思念的寄托与凭借。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号召海内外学者共同精选 100 首古诗词“精印一册”，以便“人手一册”，成为流浪异国的游子们心爱的“枕边书”。关于“枕边书”的想法，在后来的《祖国的心声》中再次提出并且有了一个“祖国的心声”的命名，作者引证了我们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统一、凝聚为一体的原因之一在于语言文字古今、各地都是统一的，以及汉语不同于其它拼音文字的诸多优点，提出“人人从儿时开始就熟读和背诵《祖国的心声》，实际上就起了通过诗词的语言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效果”。不管这个提倡是否能够得到实现，都反映出作者捍卫祖国文化的真诚，也表现了他对文学的目的与功用的信念。

罗大冈坚持认为文学应该，也必须是美的，但是，他却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的美，反对唯美主义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中一味吟风咏月的